

艾如张
刘 瑛 著

我想 再找一个

老年性婚姻访谈
WOXIANGZAIZHAOYIGE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WOXIANGZAIZHAOYIGE



老年性婚姻访谈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想再找一个/艾如张、刘瑛编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2.5

ISBN 7-80005-768-2

I. 我... II. ①艾...②刘... III. 老年人—婚姻问题—中国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4976 号

我想再找一个

编 著:艾如张 刘 瑛

责任编辑:阿 荣

装帧设计:冰川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电 话:(010)68994118 68328357

传 真:(010)68995974 68326679

电子邮件:nwpen@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newworld-press.com

www.nwp.com.cn

邮箱地址:public@nwp.com.cn

印 刷:三河文化局红旗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26 千字

印 张:10.75

印 数:1-6000 册

版 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05-768-2/G·350

定 价: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艾如强
刘 强 著

我想 再找一个

老年性婚姻访谈

WOXIANGZAIZHAOYIGE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WOXIANGZAIZHAOYIGE

选题策划 / 阿荣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冰川工作室

目 录

“性困惑”在老龄群体中蔓延·····	(1)
激情下的诱惑·····	(14)
悲哀的换妻游戏·····	(25)
解不开的黄昏结·····	(57)
错位的满足·····	(69)
爱,没有年龄的界线 ·····	(84)
共浴爱河·····	(92)
偷情者自由·····	(103)
让枯木逢春·····	(118)
老年再婚——一个新颖又传统的话题·····	(129)
老年丧偶的心理调适·····	(132)
老年离婚:已经偕老白头,为什么还要分手·····	(134)
老年人再婚心理如何调适·····	(148)
再婚老人最“忌讳”什么·····	(160)
荷塘花园·····	(165)
关注丧偶老人的情感世界·····	(173)

让爱心凝聚起力量·····	(187)
老人院的一场恋爱风波·····	(193)
他们还需要另一种爱·····	(200)
专家谈老年人的性生活和健康·····	(211)
爱扭秧歌的老人·····	(224)
少年夫妻老来伴·····	(233)
幸亏有个叫张姨的女人·····	(248)
情感特区——老年同居·····	(266)
新潮背后的“难言之隐”·····	(274)
老年人应注意的性问题·····	(281)
西方人眼中的老年性婚姻·····	(322)



“性困惑”在老龄群体中蔓延

——老年人性话题谈访实录

一组数字足以使社会重视,那就是当前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 1.32 亿,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 3.2% 的速度急剧增长。尽管老龄化社会并不是一个老话题,可种种迹象表明,由于老年人的数字急剧增长,随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多是亟待解决的。而老年人由于性问题所引发的一些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更该引起社会多方面的关注。

以上提供的这组数字,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假象。这种假象并非数字的精确性,而是老龄群体的分布性,更准确些说,这 1.32 亿老人的大多数,都分布在大中城市内,所以老龄群体的问题焦点也集中在大都市。

可以说,有关部门在老龄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甚至由此也派生了相关的产业,比如专对老龄群体的报刊、旅游、影视等等,可是当很多商家在从老年人口袋里掏钱和一些研究者在讨论老年伦理道德时,却忽略了一些老人羞于启齿的实际要求,即老夫妻和鳏寡及准备再婚老人的性和谐问题。不能否认,社会在这方面的确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不可否认,我们所做的,似乎还远远不够。



业内人士如是说

一位从事多年养老敬老工作的业内人士表示,在老人成堆的地方,“老流氓、老风流、老不正经”的老人,总有那么几个。奇怪的是,他们反而受到同伴的礼遇,并认为是正常的行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在解释一些老年人的所谓“正常行为”时是这样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有些老人偷偷手淫,并打色情电话,一般来说,他们也并不特别忌讳别人对他的看法。遇到这种情况,服务员或者装作看不见,或者给他们一些时间恢复常态,好在照顾男性老人的多是中年妇女。

这位业内人士说:“开始,我也并没有太在意,发现这种情况还是在五六年前,可是随着老人越来越多,对此,也就不感到奇怪了。最早有意识考虑老人性焦虑的问题,是在一次和老人关于电话缴费的矛盾上。当时,一位有点文化的老人,一个月的电话费竟然高达三百多块钱,家属对此有异议。我们找到清单,发现这些电话都是打给所谓的“声讯台”的。这些事实,还不能说,一方面要照顾老人的自尊心,一方面,也不想让家属为难,结果,这些钱还是公家出的。不过,我们比较巧妙地出了一个告示,暗示这位老人,使他停手。后来的情况表明,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既不伤害老人的脸面,又能使他有所收敛。现在这种情况不多了,因为有关部门对声讯台进行了有效的管理。我也正是从那时起,有意识地对这些鳏寡老人的内心生活比较注意,而且,就这类问题也和同行们进行过讨论。不过,得出的结果令人堪忧,那就是很多官办私办的敬老院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关于存在高龄老人中间的“性”问题,似乎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在社区活动中,“好色”的老头也不在少数。

某社区的文化活动,也多有老太太向管理者诉苦:有的男性老人不规矩。对于这些反映,社区的管理者也像敬老院的管理者一样,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好色”的老头大多是文娱骨干,他们精力充沛,又大多是单身,而且这些所谓的“不规矩”,正是建立在活跃社区老人精神生活的基础上,如果把事情搞大了,小则大家伙儿不欢而散,大则弄一场恼羞成怒或者再吃一场官司的麻烦,那样的结局是很多管理者都不愿看到的。

在一个秧歌队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扭秧歌的老太太,突然发作,说是有人摸她的屁股,并指出身旁的一位老头。老头当然不干,最后搞得家属都出了面,弄得不了了之。当大家得知老头是一个老鳏夫时,心里都有些不同的会意。老头颜面丢尽不说,自此,和秧歌队也算是绝了缘,在社区也算是出了名,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不管是真是假,自己和家里人都有些说不清。那位业内人士谈到老年人性困惑时,也谈到了社会成因。不能否认,现在六十岁老人的婚姻,多多少少带有时代的痕迹,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女性,本身带有很多反科学的性观念,加之男女自身条件的差异,势必造成不和谐。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现在一般老年公寓或敬老院的老人,从文化水平来看,大专以上,最乐观估计,也就在2%以下。这个数字,也说明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的无着无落,尽管社会团体也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组织团员陪老人聊天、打扫卫生等等,表面上看,又上电视又风光,好像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多么的丰富,而实际情况呢?老人从心里根本不买账,他们既不会和这些涉世很浅的黄口小儿聊家常,也不会把自己内心的真正焦虑和盘托出,不止一次,



很多老人都将这些孩子以各种方式撵走。

这位业内人士讲述了一件事，倒是很值得深思。

事情就发生在今年，还没出正月，一位衣着还算是得体的三十来岁的女人，来到老年公寓，报上姓名后，值班的门卫叫把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找来，但是马上就发现，他们并不认识。倔强的老人说是他过去的小保姆，然后就叫进自己的房间。幸而门卫多了个心眼，觉得有点不对头，立刻通知了院领导。经过领导出面，才把事情弄清，这位女子竟然是一位陪聊的小姐，是这位老人从电话里叫来的。没出事，总算不错，老人给了那位女子一百块钱。这事在老人公寓传得沸沸扬扬，老人大怒，还把公家的电话给砸了，他觉得这是他的权利。实际情况也应该是。那位老人把老年公寓的负责人骂个狗血喷头。话就别提有多难听了，赶上那天老人又喝了点酒，浑劲儿上来了，谁也拦不住，出口的话多是“你们敢情他妈的搂着娘们儿一觉天亮，我这倒空着，我还没他妈老呐，还有劲呐……”

最后这位业内人士承认，挨骂的负责人就是他。不过，就他所了解的，这种情况在其他老年公寓也时有发生，并非偶然。有意思的是，当这位老人耍浑劲儿时，很多老人在一旁嘿嘿笑着，多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4

“如果冷静下来，就会发现，这位老人实际上说出了很多心里话，而且，他向你索取的东西，你是无法给他的。我们的确可以指责这种行为，也觉得这些老人一把年龄了，却有恬不知耻之嫌，可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就觉得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合乎文明社会的特征。我们每每看到一些官员、艺术家、歌唱家的爱情故事，很欣赏他们的成功，这些把头发染得又黑又亮的老人，带着他们年青美貌的妻子，逗着差不多可以成为他重孙子的儿子，在电视里大谈他们的幸福爱情，作为我们中年人，是一种心



态,因为我们希望那是我们的未来,可是那些同龄的鳏寡老人怎么想。你看,这就出现了一个关于‘性贫富’的问题。我真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并应该解决的问题。”

在谈到对待老龄然体关于性的敏感话题时,这位业内人士还说:“我们也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谁又能解决老年人的性问题。你可以对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老人在这方面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那还有道德的问题呐。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只能像对待小学生那样,现今凡有这方面毛病的老人,多是精力过剩,又特别热心的,由此,我们就给他找点事干,让他闲不住,又有很多机会往老太太那里跑。比如,让他负点责,当个什么什么委员之类的。其实,还是挺有效果的。这只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可对那些有文化的老人,这一套是没用的,他们心里怎么想的,不会轻易讲出来,如果你说得多了,他反而会敏感的。”

说穿了,老龄群体也需要一种和谐。

这种和谐是多方面的,否则,社会同样会出现问题。笔者的一位多年从事司法工作的资深法官朋友杨先生就对老龄犯罪的比例逐年上升的趋势,表示出了担忧。这个上升的比例是惊人的,而且,老龄犯罪又多是性犯罪,年龄越来越高,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警觉。

从治安民警那里得来的消息称,现在嫖娼、从事性活动的人,五十岁以上者,占有大多数。这个信息倒是进一步证明了,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同时,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已经反应出来,并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仅从道德伦理角度分析,长者该是风范的代言人,问题出在他们身上,似乎不可饶恕,可如果换一种角度看老龄的“性困惑”,也很可能得出另一种结论。



经过有关部门的协调,笔者走访了几位“有话要说”的老人。陈先生,65岁。退休前系某出版社编辑。

说实话,这是一个羞于启齿的话题。

这个话题从我这种年龄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很难让人理解。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困惑了我多年。我的孩子都另立门户,过得也不错,老伴前年去世了,现在我可真称得上孤家寡人,要是让我说实话,也真够我受的。要说,我的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的,有老朋友请我编一些稿子,我自己间或也写些有用没用的小文章,谈不上质量,多是自娱自乐。我难受的地方,就是我无法启齿的隐私,开始,我也考虑找个伴,可是不行啊,我毕竟也是65岁的人了,你说找一个年轻点的,不太现实,可是真让我下决心找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太太,我也觉得没多大意思。

我的话也许够明白的了,说穿了,就是性的问题。我有这方面的需求,可是我周围的人甚至也包括我的子女,他们可不这么看。出口就是都这岁数了,还有什么想头。我真是不爱听这种话。可是你又能和谁争持,和自己的孩子?就说我还不老,还有性冲动,还有这方面的要求,真是讲不出口。我性格也比较内向,让我和那些老爷子老太太扭个秧歌什么的,咱还真干不出来,不是知识分子的斯文,是性格。有些苦闷也只能憋在肚子里了。现在,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都有很大的提高,寿命也大大延长,所以说呐,性活动期也延长了,说出来了,也就不觉得不好意思了,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

我不太可能找老伴了。说句难听的话,年轻点的看不上我这个老头子,可是太老了,我也觉得没有多大意义。都说老伴也不过是做个伴,可我有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如果夫妻没有性方面的活动,老伴的意义也不是很大。我有自己的境界,我也有文化,我可以从精神上寻找家园,可有些东西,你在文化中是寻觅



不到的。我也想,半路夫妻嘛,情感可以交流,思想也可以交流,但其他方面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融洽了。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吧。几年前,我和我的老伴都有这方面不愉快的记录,就别说再找一个新人了。我的老伴,随着年龄增长,这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少,最后,就是为了我,不得不如此。我心里也不是很好受。有时,我就感到自己很可怜。说句大家不可能理解的话吧,我如果再结婚,我一定找一个比我小上十五岁的。当然,我现在说这些,也是有些赌气,哪可能啊!人的一生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只想把内心深处的苦闷和烦恼讲出来,让大家知道知道。坦率地说,我还没到熬不下去的地步,怎么也不至于呀,我只有读书看报,去老干部活动中心,寻些乐子,再就是写写书法,锻炼锻炼身体,也就是如此。我还能干什么?

再向你透露一件心事,我现在看报,尤其看到老年性犯罪和嫖娼之类的报道,都特别仔细。不为别的,只想能通过文字找到一些同情这些老人犯罪的理由。当然,我是找不到的,因为我看所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都有很明显的倾向性。可是如果写一个大学生、研究生和公务员之类的嫖娼,口气就不一样了,字里行间全是惋惜。是啊,一个老头子,不好好在家里吃点喝点等死,还想找点性方面的刺激,就是我冷静下来一想,都有些瞧不起自己,但那东西是上帝给的,只要不是害人,听医生说,这种需求将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止。

唉,你说多不争气呀。

老孙头,59岁。城南某社区秧歌队打鼓的。

让我说什么,我有老伴,只不过是没那事罢了。

谈什么?谈性。哈哈,我这岁数也能谈这个。听起来,这世道是开放了。不用说,就是再过十年,给我个大姑娘,我也能让她结个瓜。我可不嫌现眼,什么什么,那报上不说是老头找小



蜜,我看好多国内外的大艺术家年龄都比我大,可人家找那个小媳妇比我的女儿都小。你一看那个就明白了,现在的老头,心都花着呐,只不过是没机会,没钱没权。换了我也一样,没新鲜的。我老伴早不行了,所以她就不管我,你说我这么棒的身子骨,呆在家里,还不憋出病来。出来一转,和这些半大老太太们一扭,烦心事全没了。我想,这和那些半大小子和小青年们跳舞也没啥区别。

我每天一早上起来,想的就是一件事,那就是晚上的大秧歌,说起来也的确有点俗,可是让我这岁数的老头子干什么去。咱没有文化,让我来点高雅的,写个书法画个画什么的,还真没兴趣。我以前也爬过山,可是太累了,意思也不大。满山转来转去,回到家往床上一躺,心里更烦。这回,我是找到位置了。天天我在立交桥底下打鼓,真是挺来劲的。说出来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我还和一位五十来岁的……怎么说呐,就算是小老太太吧,感情还真不错,相互还挺惦念。不过,那是个人的事,说白了就是好呢,也好不了哪去,平时逗逗趣,拉个手什么的也算是到头了。我挺喜欢这一套,可你千万别误解了,那是怎么个话,那是叫友谊,真诚的友谊。她负责组织,我负责家伙什,所以两个人接触就多一些。我心里挺乐的,要是没有咱老人的这套玩艺儿,你说我还不得烦死。我看电视里,人家有钱的老爷子,又是高尔夫,又是游山玩水,可咱北京一个正经的平头百姓,能找点这个乐子也算是不错了。

我们老人之间,平时里也开个玩笑,差不多也尽关于性的。要是赶上脾气好的老太太,一笑也就过去了,可是摊上犟的,那就不得了,为开玩笑的事,吵嘴的也很多。时间一长,我们也就知道了谁能开玩笑,谁不能开玩笑,平时闲得慌,也就能找对路子了。这也没什么,都是过来人,要是按现在的说法,我这还没



到六十岁,还不能算是老年人吧。我退休前,是钢铁厂的翻砂工,实际就是一个臭苦力。就算是什么技术也没有,身体还是不错,可除了看大门,人家也没人要,索性,我干脆在家呆着。平时弄点小鱼卖,老伴也不管我,余下时间我脑子全是我们这个秧歌队的事。说出来,也让人难信,这三十多老头老太太,事也多着呐,扭起来站在哪,哪最风光,都有说,谁跟谁配对,也有个讲,事事得和人家商量。要不,弄不好,累了半天,整个里外不是人。我们这帮老家伙,都有和自己不错的伴儿。你要是细看,真和小孩子也差不多,今儿他和她好了,明儿她又和他好了,说好听,是精神生活丰富,说不好听,就是闲的。就我所知,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家里没一个愿意让他们出来涂脂抹粉的现眼,可老人的心孩子们哪里能懂。在这玩的,我们除了有一对是夫妻,差不多都是单崩儿,把老伴撂在家里。你说也是,都一辈子了,天天瞅着,瞅什么就这么瞅一辈子,也有腻的时候。我的意思倒也不是有外心了,我也希望我的老伴出去玩玩,可是人家就是不去,愿意在屋里给小的受累。这你也没办法,她要觉得侍候小的是——一乐,咱也不拦她,所以,老伴也不管我,知道也出不了什么事。我一个人在外面玩,天天十点多回家。

这么一来,我们话还多了,她老是问张老太太怎么样,李老太太怎么样。我心里全明白,老伴也有不放心的地儿。其实是多余。能有什么事,无外乎张家长李家短的,要不就是谁谁扭得不好。我说这些,也就是想说明,我心里那些不老实的成份,全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给占了,没分出一点心。

就这么着,也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我就没少看到家里来人把老头老太太给弄回去的,骂骂咧咧的,就好像他们的老子干了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还干过上人家门求人家的事,说出来也怪没趣的。



实际上,细细一想,也怪没劲的,天天打着鼓敲着锣,心里还是有心事。这心事八成就是你想问的关于性欲方面的。忙忙叨叨的,也就是要把这件事给忘了。可有时,你还是忘不了,好在有这么个小团体,就差多了。我到那里去干什么?敲锣打鼓是一方面,还有不让自己烦是一方面。我看那些老伙伴,也和我想的是一件事,因为那里男的少,多是老太太,我们若是早了,几个人站在那里半天也说不上一句话,可是老太太们一来,情况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抢着说话,你说,人都到了这把年纪,也和小年轻的差不多。我说一个细节,刚才说过,秧歌队里有个半大老太太和我不错,有时,她还给我带点零食什么的,还悄悄地给我。这让我很感动。实际,人家的老伴很好,有学问有风度,现在还满处讲课呐。我没别的想头,只是人家老太太这番心意,就让我承受不了。每次接到她给我的零食,心里都暖和着呢。不过,谁也用不着担心,也就是挺好的,咱这国情,咱国家这传统,我还能敢有什么额外的念头。

行了,就聊这些吧,有些话我是说不出口的,你就慢慢琢磨去吧。好了,我的老姐们儿都来了。我们还得扭起来……

林老师,女,57岁。退休中学语文教师。

说说我的婚姻状态吧,这可能会使一些朋友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这是我的第二次婚姻,我的前夫在我45岁时病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恢复过来。我当时是班主任,教学任务相当繁重,压力也很大,个人的事就一直放下了。我倒也不是放弃,是一时没有合适的,再说,作为女人,当时我也是奔五十岁的人了,自己也和自己打个赌,心想,如果没有合适的,真就打算一个人过下去了。反正我的孩子们也大了,我除了工作,也没有太多的业余生活,时间就这样飞快地流逝。一晃,我就55岁了,由于身